

共保我文明之盛治而無愧而其人之果出於今者則亦不得不于科目焉求之然則科目之文其所係不既重耶雖然彼益稷契臯陶伊傅周召者固亦人耳其生平所學與其經緯化成之文具在今之士既講習之於學校矣其無愧與否一爲不爲之間亦何古今人之不相若乎况爾諸生皆以天民之傑產首善之地而又陶於列聖重熙累洽之餘觀感於我聖天子率循祖訓誕敷文德之下最深且久安知無若人者之出于今耶顧臣不敏何足以仰稱明詔然敬事之

心則不敢不自罄也用是輒書簡末敢獻以爲賀且以爲諸生告云

戒菴文集卷之八

3

新文僖公文集

聖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戒菴文集卷之九

序

同館贈言序

君子之取人原其本故取之於始達其棄人待其定故棄之於始衰生正有是言也顧世之所取有不同焉今夫少年取高第文名動四方遭逢右文之世承籍光寵歸榮故鄉高車駟馬後擁前呼使庸夫孺子顧瞻嗟歎以爲登仙不可及士之始達者皆然孰不羨之然君子有弗榮焉豈其所榮有大於是乎知其有大於是而勉勉焉以求之則德

日新業日廣其榮也不徒榮矣此則君子之所取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夫學必如顏然後可以入聖然後可以復其初而爲人其達也蓋將與民由之非徒榮也所謂有大於是者其大茲乎而世之所取乃有不于此而于彼者可慨也往時嶺南間有白沙先生陳氏者日與其徒以講明斯道爲事其志行高潔超然於功名富貴之外世稱學顏者莫先焉予未見其人而猶得以誦其遺言乃若與予之所聞或異者何也夫顏之學以復性爲主以博約爲功蓋非顏之學也乃孔子之學也非特孔

子之學亦吾人所當學也使於此而有或異焉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成也終不免爲聖門之穉穉是亦君子之所弗取也方君叔賢白沙之鄉人也少年以文詞登高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其官吏禮二部皆有美譽溫然如玉有近道之質吾意其中蓋能有見於其大者其於白沙之學亦嘗學焉而明辯之否乎審其異而會其同使真得乎顏氏之心傳則他日德業成就可久可大天下士且將敬而慕之尚何間然之有弘治乙丑君第進士時甫弱冠奉命畢如南歸同館庶吉士各爲詩贈

行而請序於東白先生張公文未出而公沒君乃復請予序予以君始之可取而知其終之大有成也於是乎以是期之

贈李明之先生分教萬載序

今之士比比擇官而仕一不如願則拂然怒且對惟明之李先生則不然先生奇士也自毀齒游饗宮卽有聲譽衆之所期與其自期未嘗一日殿於人弘治辛亥竟以貢來京師授萬載縣學訓導予往省之先生怡怡自得無難色噫先生之心予固已知之矣蓋士之所以終歲窮經學古者豈徒爲

一身媒哉固將顯當時名後世以無愧於上天生我之意而不于其官嘗聞王通氏在隋一匹夫耳而世之稱有道善教者必曰文中子當其時擁高爵享厚祿在朝者吾不知其幾人在藩臬若郡邑者吾不知其幾人今皆泯泯無聞而赫然流聲光不朽者乃其布衣韋帶之士則人之欲求無愧於上天生我者果不在於官之崇卑也先生惟能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守吾孔氏家法則萬載之士濟濟彬彬必大倍他日文中子顧欲專美於前得乎先生於予爲先進且有世姻其行也正自不能忘

言而鄉友復請言不已故不辭而序之

贈楊君質夫分教安福序

安福縣學司訓楊君質夫吾同鄉友也曩吾家食時與戴君廷訓唐君良伯讀書龍華僧舍而質夫亦偕張君朝用讀書於普照二寺相去僅百武當時諸君皆壯年道同謀協每風晨月夕講學論文之餘間吐所志莫不陋管商希周召眎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一何盛也已而良伯卒廷訓朝用宦四方予亦竊祿京師惟質夫淹蹇學宮抱利器不售去春始歌鹿鳴膺貢北上志氣雖不衰而顛毛

已種種且以年至遂就學職爲食貧之計曾未三十年而升沉榮辱如此富貴不足道吾於質夫獨有所感也質夫問學之功過予遠甚而予乃官近臣竊厚祿從公卿大夫後豈韓子所謂遭時者雖小善必錄不遭時者累善無所聞邪則吾於質夫今日之別又不但離索之感而已也諸君噐局才識與人人殊或有好古之志或講經世之畧或負直諒博雅之稱皆予所不及而質夫之篤厚誠確有西漢長者之風則予尤所重焉知德者希世亦罕有識其貴者何邪夫品士而以長者爲賢人或

過予然以往事觀之三代而下知人善任使執如漢高者安錙之寄官闈私囁乃不先多智之陳平而獨取木強之周勃其後左袒之功竟以屬焉帝蓋籌之審矣是則任重之器固有所在而彼以雕蟲爲工智巧爲能謀謀利口捷給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者真淺丈夫之事宜其爲張廷尉之所深惡而痛斥也夫功至於安天下天下之峻至難也而勃乃談笑爲之而不懼他可知已漢之所謂長者固如此使又文之以禮樂則雖孔子所謂成人亦何多讓而况分教一方之士有足難乎質夫其

往圖之

屋舟詩序

安居者莫如屋濟險者莫如舟屋之與舟同用而異宜也古者因濟不通始剡木爲舟大易凡言險難者必曰涉川比之上棟下宇豐屋而天翔者安危頓殊矣予姻友致仕醫學正科錢君宗玉買大桴而屋其上乃以屋舟自號予一日問之曰君所謂屋舟云者其效歐陽公舫齋而爲之乎抑亦別有取義也歐之畫舫謂入其室者如入乎舟中視之則舫而其實則齋也君之爲此舟也大厦幘幪

不知水浮而乘虛視之則屋而其實則舟也歐之
自記其齋曰順風恬浪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
里誠可樂也是似危而實安也君之居此雖艤艦
之勢順流利涉然驚風駭浪之中萬一有一壺千
金之虞無全舟矣顧樂此而居之是取其安者而
危之也而可乎君笑曰吾意豈若是哉歐公文人
也榜于齋以爲坐馳卧遊之所以異夫江山之助
予之道醫也非歐公比請以醫言夫醫雖仁術而
實危道也聚毒而折肱回生而起死故必三世而
業始精十全而後爲上也是可以爲安而忽之乎

處安者必忽危以爲安處危者始可以易危而安
之予之有取於斯者處危以求安居猶之操危道
以求生故雖招尤之風嗜欲之波而人之得以游
泳和氣不陸沉於塵海者醫之功不可誣人之危
者安而吾之心亦安矣予聞而善之曰子之言非
徒優於醫而已以之濟世醫國無不可者昔孫思
藐論醫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畏慎不能濟也
畏於已者不制於彼知此則人事畢矣畏慎之說
即安危之喻也子之意與之不謀而合推此道也
豈有致遠之泥哉君曰此又予之所未聞也講書

爲屋舟詩序

送樂清司訓周君立夫之任序

邇年來廟堂議者僉謂學校之政寔廢無以作養人才也于是乎思所以更張之始令就學職者禮部群試之以經義論策畧如科舉之制拔其尤以進于吏部而文理弗逮者不與蓋十得其四五而已吏部又群試之如禮部之制拔其尤以上之內廷而文理弗逮者不與蓋十得其六七而已內廷之試其命題以翰林巡綽以錦衣監試以御史雖率由舊貫而加嚴則自今始蓋至是而與者

亦惟十得其八九而已吁亦嚴甚矣然其待之也亦異凡功績超等者有風憲之選其次有州縣正官之除其仍領教事者又有賚憑之擢亦前所未有也然士顧以是自幸而其不肖者亦以是自歎徃徃不試而退周子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之正天下之治皆于茲乎基焉是豈非是道之大慶也哉溫郡樂清周司訓立夫吾鄉之佳士予之門壻也其爲人遜志好學孝友行於家庭信義著于朋友蓋先大司成補翁先生費公之門人高第也今年春膺勸駕而來每試皆在高等遂拜茲

職其別也。亟請予言以爲訓。予其何言。夫以今日之程度而立夫。每試輒在高等。則其文學之優固已加人一等矣。而立夫意猶歉然不自足者。意者其所志者大而不安於己。能乎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然必以六德六行爲先。而六藝次之。則文固學者之所事而非其本也。古之君子出而用世。率能開物成務。贊化育。已與天地參。其碌碌者亦足以爲世用。獨何人哉。學問之所至而教化之所造也。如此是豈世之所謂學規。季考拘拘於文藝之末者所能然耶。立夫尚于此焉。求之以爲諸

生。偁安知今之士無如古君子者。出於甄陶之下乎。爲仁由己。是在立夫所自勉也。立夫喜乃起拜。吾言之辱。且欲書諸紳焉。于是諸鄉宦咸知立夫真能對揚。新命以作養人才也。請書其事以爲贈。遂書之。

贈建寧太守凌君之任序

遂菴凌君士賢。旣受命知建寧府。于是建寧之仕於京者。吏部郎中楊君晉叔。請文以華其行。予于凌君未傾蓋也。而晉叔與予交特厚。故我不得辭。乃詢其爲人如何。晉叔曰。公聰敏果毅君子也。自

負甚備不與流俗浮沉始者以是見誣於人而其後亦竟以是有聞於世蓋君嘗以進士官南京刑曹執法不撓爲當道者所忌左遷岳州府判公弗愠也與廢舉墜助其長善政甚多岳人至今誦之陞武昌府貳守尋陞都勻府太守都勻創立之郡也民頑吏隋夷獠雜居治之爲難公春生秋殺咸中理道四民交悅百度具興用是大有譽於一藩其爲人如此此吾所以爲吾邦慶也嗟乎有是哉則凌君之賢於人也遠矣夫天下之道二陽與陰耳陽爲君子故陽必剛而果毅者剛之發也陽必

明而聰敏者明之著也以聰敏蒞事而又有果毅之德以將之凡所任使或有偉績乃勢之必然也君之卒有聞於時也何異焉建寧爲朱子之闕里素漸禮教其民易使尤非都勻所可同日語今茲之往吾見君之政易成而民之果蒙其休澤也譬之御者寧有安行於羊腸而覆轍於康莊者乎雖然世之所謂剛與明者蓋亦有燕石焉強於外而懦於中察於小而蔽於大其爲剛與明也祇其所以爲柔且暗於此則陽德之賊也吾固知凌君之賢必異於是而亦有所慨焉故并以爲行贈

贈福建僉事夏君連山序

弘治十三年秋九月十九日戶科給事中夏君連山以吏部薦陞福建按察僉事提督屯田人咸謂給事近臣福建遠地錢穀俗政夏君名士也學充才贍士氣超卓輟其諫職委以俗政朝家之意果安在乎予則以爲是乃所以重夏君蓋將畀之以大任也昔蕭望之在漢室時亦首爲諫大夫宣帝重其才望欲擢爲公卿乃出補外任以民事試之人君之用賢固如是也夏君往在戶科其于屯田之利害若晁錯之所請趙充國之所議虞集之所

建白其合于古而官于今者展轉胥中久矣昔固索之於言今則見之於行吾知夏君之行亦必有以爲朝廷重也王旦云東南之民力竭矣以今觀之豈特民力竭哉惟軍尤甚福建之爲軍者雖無北方防狄之患然財力殫亡則禍亂隨之以起蓋撫馭一乖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豈特夷狄之足患夏君其尚展盡才力以仰答朝家任用之嘉意豪強之兼併者必思所以正之貪墨之竣削者必思所以禁之水利之未興者必思所以興之荒蕪之未墾者必思所以墾之不徒足國而尤以足

民爲先不徒禁亂而尤以消亂爲急使八閩之地
永無朝家南顧之憂則所理者雖利而其實義之
大也其爲儒紳之光多矣而可以爲俗政易之哉
誠若是吾知其他日公卿之選君必先登焉君之
同寅胡君光貞輩以予有同鄉之誼以贈言見屬
而予之所以言者則非特同鄉而已矣

送杜抑之任江西布政司副理問序

予始家食時與廷訓戴先生同筆硯者十餘年廷
訓學優行潔予兄事之其麗澤之交甚厚于時杜
君抑之尚在髫年實從廷訓學其視予猶廷訓也

抑之儼觀秀偉其自與有可與適道之基予固
以遠大期廷訓而予未嘗不以期廷訓者期抑之
蓋雖謂之人士皆欲及予觀光東師乃聞抑之承
因例遊南雍予竊笑之不澤既而廷訓亦屢試不
錄予有司乃以今正林克貞士與抑之同舟而至
則廷訓之暮客不偶予之所不擇者焉古稱遭
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如所聞焉其不
然耶廷訓能先此靖安司副理而抑之此日入試
吏部吏部以中文辭優也故居其學校江西布
政司副理抑之於楚乎脫離其累夫江西天

下大藩布政外藩大臣而理刑則其司刑之官也
任亦匪輕矣抑之錄仕初能獲是任則予日者之
所期雖失之於廷訓而尤幸其少得於抑之書能
無言以彰之抑之之行也猶以予有一日之長
謂不可無教言以別予何言最感觸之昔者張釋
之在冀亦以貴進而其爲廷尉特賞平允天下無
不民將伏一代之名臣後世謂高則人之願當將名
後世固視其所爲何如耳抑之果有志於斯乎
今之往吾知其將亦必有不究之與他日脫穎自
見當不止此矣則予之所望或者亦廷訓之所

奉奉者歟

賀濟南太守趙君廷實考最東歸序

吾榜以春秋舉進士凡三十一人而出自安福者
其最賢安福舉進士凡五六人而趙君廷實爲最
賢廷實旣以是取高第名四方又嘗被簡命同考
會試號稱得人歲辛酉山東濟南守闕乃由兵部
郎中被薦往當其任濟南會府之地也廷實爲之
踰年而上下稱之三年政成乃以其績考於吏部
吏部書最而還之任蓋將俟其大成而峻擢加焉
人或曰廷實明經之士也其所長者文學耳而政

事乃如此或非之曰此廷實之所以爲明經也明經將以致之用也夫本春秋以決事漢之儒者皆然廷實獨不然乎濟南之政吾能言之廷實戴星而出盡燭而息事事無少怠海風嘗有殺人而逃逸者法司以其從抵罪十餘年無敢辯者廷實疑之竟爲擒其人坐之而釋其從者其他平反尤多鎮守中貴人又嘗欲見廷實有所干謁廷實見之嚴而有禮中貴人竟坐不及其私而出臨淄周知縣政嘗暴卒於濟南廷實未相識也一聞之卽捐俸經紀其喪顧若相識者傳稱爲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守經事而不知其宜言春秋之達於政也廷實非明於經者而能然乎是則固然而予猶非之夫春秋史外傳心之學也聖人經世之法盡在於是彼漢儒者烏足以知之其以春秋決獄者若終軍之詰徐偃龔勝之議朱博姑置不論其最膾炙人口者雋不疑治衛太子之獄之事夫當倉卒之際臨機應變安人心正國法使禍亂弭而不作卽一事論之謂非有得於春秋之學誠所不可然援引衛太子事以爲比則失春秋之本旨遠矣若雋京兆者果足以知春秋

乎不疑固所未論漢之儒者莫絕於仲舒夷考其素若大一統之論正心正朝廷之說明道正誼之對其於孔子之家法似矣然因張湯數問得失乃作春秋決獄是以春秋爲孔子之刑書也矧溺於災異而有縱陰閉陽之說於聖人經世之用蓋失之遠矣由是論之雖賢如仲舒者亦烏足以知春秋乎予嘗竊論之春秋之學無他是即中庸之道散見於萬事者耳其源本乎仁其道通乎天其用斟酌百王之法而時措之重民事惜民財尊王道抑伯功扶陽抑陰於禮樂之用尤究心焉蓋孔子

不知春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守經事而不知其宜言春秋之達於政也廷實非明於經者而能然乎是則固然而予猶非之夫春秋史外傳心之學也聖人經世之法盡在於是彼漢儒者烏足以知之其以春秋決獄者若終軍之詰徐偃龔勝之議朱博姑置不論其最膾炙人口者雋不疑治衛太子之獄之事夫當倉卒之際臨機應變安人心正國法使禍亂弭而不作即一事論之謂非有得於春秋之學誠所不可然援引衛太子事以爲比則失春秋之本旨遠矣若雋京兆者果足以知春秋

乎不疑固所未論漢之儒者莫純於仲舒夷考其素若大一統之論正心正朝廷之說明道正誼之對其於孔子之家法似矣然因張湯數問得失乃作春秋決獄是以春秋爲孔子之刑書也矧溺於災異而有縱陰閉陽之說於聖人經世之用蓋失之遠矣由是論之雖賢如仲舒者亦烏足以知春秋乎予嘗竊論之春秋之學無他是即中庸之道散見於萬事者耳其源本乎仁其道通乎天其用斟酌百王之法而時措之重民事惜民財尊王道抑伯功扶陽抑陰於禮樂之用尤究心焉蓋孔子

之志而三王之道也固非所謂刑書而亦豈專專于災異之錄哉程夫子嘗謂是道惟顏子得聞之蓋謂此也是故得其心則其經綸之妙雖不必一言一事之合乎春秋而謂之深於春秋亦可也不得其心而徒泥於迹則雖擬之而言議之而動幾何不爲優孟之效孫叔敖者乎廷實之賢專門是學而達之於政者又如此其亦有契於吾言否乎采對采菲之餘而益加勉焉使聖人之心盡在我而無失則他日進居廊廟豐功偉烈大有光於宣聖爲麟經立一赤幟者非廷實其誰哉否則雖箋

箋有所建立其於漢儒固伯仲耳非所以望於廷實也夫考績朝家之事而廷實乃以字係者附庸之諸侯稱字大夫之賢者亦字之此亦春秋之意也

贈江陰令涂君賓賢考最序

談者恒曰古之道不可行於今以之治民尤齟齬而民不被其澤予竊以爲不然夫道一而已矣無適而不可行不可行則非道也蓋觀諸行者之於路乎適秦者之必道於關也適蜀者之必由於川也適吳適越者之必浮於江於淮也古今一也未

有能易之者而道豈異於是乎虞廷之論政也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者豈今之人所不可與士惟甘於流俗不復以聖賢爲師於是功名所就去古人遠矣則民之不被其澤正以士不好古之故也古之道何戾於今而人顧非之哉吾嘗求好古士於賢科蓋於江西而得涂君賓賢焉君勤敏而文言動無所苟自待甚偉人以是迂之而予則以是重之往者之歲承制爲令于江陰江陰常之大邑也民繁事劇最稱難治而君爲之不事鉤鉅不設城府不尚惠文柱後一以誠心直道

久而上下安焉今又以其績考于吏部聞於天子而徵用有日矣以是觀之則古之道其果可行於今邪否邪比日予同年王維綱按巡來自江南予以循吏問首舉君對維綱良御史於人少許可而其稱君不容口蓋必有所試矣予以是自幸知君之不謬而又以慶古道之將大白於人人也然予於君猶有告焉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古之人其設心如此是豈無所見哉蓋必至於是則吾之心始安吾之責始盡吾之德始可以言明也已矣故夫汲汲於仕者非

欲以榮其身也孳孳於進者非欲以肥其家也居崇陟要則喜而不能寐者非以其祿之厚而勢之尊也已之所期與人之所以期之者其重如此則至樂之中得無亦有至懼者存乎君之還任江陰也鄉宦曹工部元孝輩以贈言屬予且曰此固吾令之意也予既好君而又辱君之好知其居崇陟要之有日也敢復以古人之事業期之君其諒吾心哉

呂氏遺書後序

右藍田呂氏遺書吾丹徒李尹震卿之所刻也合

鄉約鄉儀爲上下二卷鄉約舊傳於世而鄉儀則自震卿始序於邃菴先生楊公者詳矣比又請予書其簡末予以爲君子之學必成已成物兼至而後備使徒潤諸身而不能及於人或及於人而不能使人人皆淑則所以成己者猶未成也古之人不獨善其身而必欲兼善天下意正如此和叔始學於橫渠繼從二程夫子遊易直強明嘗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橫渠以禮爲教和叔嗣其學將援是以善俗且欲身親見之二書之作蓋以禮教人之事正成物之一端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其以是也

然則今日此編之刻又安知四方無好禮之士如和叔之化其鄉人者乎夫禮禁於未然之前而法禁於已然之後法僅制其外而禮則深格其心其功之淺深較然也譬之有身法者攻疾之藥石也禮者養生之膏梁也二者皆不可廢而膏梁養生之功爲尤大世之民牧顧忽焉而不講何也豈移風易俗使天下之人回心而向道類非刀筆筐篋者之所能歟吾於震卿有所感也震卿亦藍田人爲吾丹徒六事具舉之餘尤以風教爲急鋤豪奸敦孝義恤孤窮表忠烈使民俗丕然一新豈將進

民於禮歟以若所爲考若所存其於呂氏之書不
有合乎他日大用於時舉此以達於一國於天下
驅末俗而還之古禮讓之化又豈獨吾丹徒之民
之被其澤而已邪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耻且格爲治而至於以禮君子之能事畢矣吾又
於震卿有所望也予久廢筆硯乃今樂爲之書蓋
亦欲爲民牧者皆知以禮陶民如吾震卿也

會試錄後序

正德六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天下士 上特命
大學士臣忠主試而臣貴亦濫與焉事竣僉以茲

所得士行對 大廷第進士則服有官政公卿輔
相寔自茲始乃刻其姓氏并其文之尤粹者爲錄
以 獻且以傳示天下 臣貴宜序其後竊惟自古
帝王代天理物以圖天下之治未有不以得天下
之才爲急者顧其取之之制代各不同然莫有重
于進士一途焉蓋天下之選也夫天下之選固將
以天下之士望之而天下士豈易言哉然進士不
以是自期則亦不足以爲士矣我 太祖高皇
帝之有天下首表章六經使聖賢修齊治平之道
一旦大明于世學校非此不以教科目非此不以

取凡詞賦一切不根之說悉屏不用 太宗文

皇帝又修性理大全諸書以嘉會四方則夫以天

下士望于天下之學者固我 聖祖 神宗

之意也天生斯民其左右輔翼之責寔惟賢智是

託故凡天下民物有不一得其所君子必怵惕惻

隱思有以濟之蓋非特其當然而其責亦有不容

辭者則學而至於稱天下士以慰斯民之望者亦

上天之意也嗚呼士之自挾者其重如此而顧於

科目焉求之今日之事其關於天下之治不亦大

哉臣以是懼校閱之際惟慎惟勤務求其人以仰

副我 皇上側席之心以爲恢弘治道之助雖

其一日之文若不足以盡其所蘊而其終身志向

之所在固亦可以預卜而前知也根茂者其實遂

膏沃者其光華乃若言不本于道而能自顯於人

人者世寧有是哉或謂以文取士類多大言無當

竊以爲未然夫伊尹堯舜君民之志見於應聘數

語傳說四海仰德之功見於對揚三篇而謂言不

足以得士而可乎諸士子旣登名是錄天下之人

望之誠有若景星鳳凰之爲瑞者不以天下士自

期待而奚以哉所謂天下士者非他伊傳之徒是

也尚以其著於言者允蹈而實踐之不徒以膺天下之選爲榮而必以慰天下之望爲慊不徒以得天下之名爲幸而必以成天下之治爲難務期格天之宏勲綏民之偉績上與伊傳並而不得讓焉則人人曉然知天下士果不出於賢科之外也顧不偉哉愚不佞謹以是爲諸子勸

正內編序

吾室元配王繼配夏兩夫人旣相繼早世子女皆幼穉未學內無陰教之助予竊懼焉比已遣懋仁出就外傳業詩書矣顧諸女面墻不閑於職恐習

與智長他日于歸失禮於君子則兩夫人之目死且不瞑謝病以來間念言易入而感人深者惟詩教爲然乃取毛詩關雎以下諸篇及近世韻語有關於內則者輯爲二卷而仍以經傳格言先焉以爲誦詩之地共三卷爲內篇自荀爽女誡而下言或有所未粹事或止於一端雖非經傳格言之比然亦皆有家者所不可廢又得二卷爲外篇總名曰正內編以授兒女子輩俾朝夕講習誦說庶幾入耳觸心之餘感發興起將亦有慕古思齊之益乎君子以身爲教不言而信子乃欲毓材養正於

言語文字之末身教之道蓋有嫌焉是可愧也雖然文王大聖也以一識百太姒教之孟子大賢也三遷學宮孟母實拳拳焉古者師傳保姆之訓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蓋無適而非教者惟其教之周而養之豫此所以日漸月化亦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非天之降才獨殊也然則言語文字之教亦豈可廢哉爾輩其尚金玉此編服膺勿失使身端化行而福慶咸集則予纂輯之勞不徒然矣

會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爲正德丁丑復當會試之期春二月禮部尚書臣李遜學侍郎臣石珪臣王瓚以考試官請上命臣貴臣清往主校文之任同考則洗馬臣霽侍讀臣銑脩撰臣皐編脩臣嵩臣深臣棟臣朴臣襄檢討臣皐臣惠臣維藩都給事中臣泰給事中臣臣夔郎中臣淵臣達主事臣道監試則御史臣宗儒臣啓充暨諸執事皆推擇惟允時臣貴以疾在告方疏請謝事上慰留未允而又遣醫來視恩至渥也尋承是命則拜手稽首曰求賢國家重務莫有急焉者而

聽忠報國亦惟此爲大是惡敢辭乃力疾事事
者幸未禮闈臣貴實承乏主試事嘗得盡觀天下
之文今獲再至再觀較諸前益有加焉擇其純以
俟宸宸斷得三百五十人蓋于時就試之士三
千九百有奇雖言人人殊而其本經術達治體類
皆彬彬可觀誠有取之而不能盡者嗚呼盛哉夫
天下未嘗無才而所趨實係者時前代取士非止
一科進士之科唐宋始重然自他途顯者尚多有
之我祖宗祖宗監古定制養士於學校而取之一
於科目四海嚮風故凡材質之秀而志於用世者

莫不趨而歸之天下無遺材焉

皇上懋昭大

德守成右文所以鼓舞招揀之者又與日俱新則
人才之衆多固勢所不得不然者豈才之盛哉時
之盛也雖然國家國家之所望於士者則厚矣古者
治化之盛莫過於虞周舜之臣五人武王之臣十
人孔子亟稱之曰才難則夫所謂盛者固不惟其
衆惟其人耳而士之所以自待者又可輕乎孔子
曰事君先資其言并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今茲所
試之文固諸士子自獻先資之言也而果能一一
以成其信乎今夫堯舜其君而使無一夫不獲夫

人能言之然君子莫之許而獨謂伊尹爲然豈非其爲德爲民功業所到真能充其志以信其言故耶今諸士子論道必曰堯舜論治必曰唐虞凡百家功利之說一切屏棄不齒其言美矣其志亦略見矣不知登崇之後果能充其志以信其言如有商阿衡否也夫有其言而無其志是謂自欺有其志而行之不力是謂自畫二者之弊生而人才視古益遠甚矣士而以是自處其如 國家求賢圖治之意何哉夫以 國家重務莫急於斯而微臣區區圖報之忱又以此爲大也敢弗慎與如得其

人則不惟 國家之慶而貴等猥承任使之責亦可少塞萬有一焉徒得自欺自畫者而無裨於上下則不職之愆亦何追哉貴用是懼比試事告成既錄其言以獻於朝矣而又爲是說以勵之

送包華甫序

弘治紀元春二月包君華甫來自京師省其先祖墳墓之在吾潤者遇其宗人情愛殊篤事既將還戒行且有日其姻黨某人輩高其行索予文識別予惟人生兩間未有不愛若父母者然徒知父母是愛而不知推父母之心以重先祖體先祖之意

以仁其宗族其爲孝也淺矣且夫自吾身而視族人誠若疎遠遡其源而觀之其初則兄弟也兄弟其初則一人身也果疎遠乎以故古之仁人雖人無不愛愛無不周而於睦族也恒先之而不敢後焉蓋必如是而後可謂善承先志而於孝子之事庶無欠矣然自德色許語之風浸淫於人之處其懿親者尚或不無悖德賊恩之誚求能仁於其族者幾人哉今君不憚跋涉之遠來拜其先世墓而洋洋薦時食恍若承接言貌視其宗人于于怡怡眷戀不忍舍去非真能厚於其孝者哉矧君簡默

誠朴不於世好微遂而文學辭章又盛爲縉紳所稱引弱冠時已領薦書則其所得者又匪直吾所云云矣予聞君系出孝肅公後孝肅官仁宗朝直節精忠人人所宜師法而爲其後者則尤宜思所以世其家而不墜君旣領薦書則其對 大廷登膺仕不復年矣充崇祖敬宗之心思有以上嗣乎孝肅之風以正道匡天王以仁政澤天下不特善事其親也乾坤之宗子有相天下之同胞舉安而事天之誠亦庶乎無愧矣君其勉之哉天下之羨君後世之慕君者豈在茲矣又豈特取譽於鄉邦

而已哉某之請既不置而君之於予尤相善也予
是乎書

戒菴文集卷之九

戒菴文集卷之十

記

表率一方記

表率一方云者今南京刑部尚書浮梁戴先生提
學時所受勅語也蓋先生初為御史嘗督南畿學
政及其副憲于陝也亦如之故祇承 聖諭如此
君子謂先生能對揚 天子之休命無所媿也
宜有以記之且兩方之人才茅拔彙征以上助我
皇朝熙皞之治者于今為烈其于治道大有關焉
其功亦不可以不紀也於是門人談詔趙寬屬筆

而已哉某之請既不置而君之於予尤相善也予
是乎書

戒菴文集卷之九

戒菴文集卷之十

記

表率一方記

表率一方云者今南京刑部尚書浮梁戴先生提
學時所受勅語也蓋先生初為御史嘗督南畿學
政及其副憲于陝也亦如之故祇承 聖諭如此
君子謂先生能對揚 天子之休命無所媿也
宜有以記之且兩方之人才茅拔彙征以上助我
皇朝熙皞之治者于今為烈其于治道大有關焉
其功亦不可以不紀也於是門人談詔趙寬屬筆

于貴貴固承先生表率者也其敢以不文辭顧惟
見聞寡昧恐無以窺先生之大乃請其詳兩秋官
曰先生之校藝也燭奸弊不容毫髮品第人高下
于其友朋素所指擬者一一不殊其明若是茲其
所以異歟貴曰是則然矣然是固有以藻鑑稱者
其功弗若是烈也願聞其他兩秋官曰先生考試
之嚴如公試然不徇請謁而人亦不以請謁至其
公若是茲其所以異歟貴曰是則然矣然世固有
以直道名者而其功亦弗若是烈也願聞其他兩
秋官曰往時士子多桎于專經自先生教之讀史

而人知以博古爲能往時士子驚詞華而遺本實
自先生取人必稽其素履而人知以修德爲賢其
法之良如此茲其所以異歟貴曰茲不可誣也然
世固有行之者而其功亦弗逮焉何也兩秋官俛
首以思未及對貴乃起而質之曰先生嘉言懿行
雖更僕不能盡而一言可蔽之者其誠乎誠能動
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矧斯任也有師道焉而可
以聲音笑貌爲哉先生學惟務於自得德必本于
忠信言之如其所行所令未嘗反其所好則其妙
轉移鼓動之機者固未嘗專恃乎其外也作人之

效所以特異夫人者其以是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吾于先生乎驗之兩秋官以爲然遂書之以示來者先生號松崖天順甲申進士由御史爲副使爲按察使爲布政使爲副都御史爲刑部侍郎以至今官皆有政績聞于時然觀乎此則亦可得其槩云

補卜地記

先妣太恭人旣荷 聖恩命有司營域兆小子貴寓書廣信賈守爲致周君天章來卜地于馬灣山之麓穴旣阡矣而荒迷不能事事議久不決嘗

三十之皆以吉告論者猶云云不已九月望乃齋沐命丁生瓚以周易筮之得觀之晉四五兩爻變占法兩爻變者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下文爲應五之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四之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時朱生禮費生玄執事在側皆以爲吉沈生魯潘生活繼至其言亦然卜者王錫以龜將決之亦吉曰是地也穴正龍真群山翁從四應皆善五害不逢江流玄武泉水會同子孫螽蟊受祿無窮其佳城乎議遂定貴謹泣而識之不敢忘

遺哀亭記

安慶守周君大猷之知易州也部使者屢以其異政上 上以股肱郡當異數乃錫誥以寵嘉之由是得贈其父爲奉直大夫直隸保定府易州知州母爲宜人以爲天下守令勸時弘治十年丁巳也明年君爲南京工部員外郎請告南歸省先墓乃作左右二亭於墓前刻其所得誥命於左而名其右者遺哀蓋揭其誥命之文而云然也又二年君再起爲刑部郎中請予爲記又三年君有安慶之命則亟過予申前請益懇且曰吾父之生且老

於衢也於人無敢比也然所與游者衢之人亦從而親之無敢惡也然所不與游者衢之人亦從而憚之咸曰此吾鄉之陳太丘也而贊吾父其若此也其於吾母則甚宜之曰此吾家之桓少君也而吾父之重吾母其若此也是宜生食其報而洪也不肖數困場屋比叨升斗甘旨粗可備而二親則不可作矣風木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此吾所以伏讀 聖制而竊有慨焉故以名吾亭以識吾痛言已淚下如雨予亦爲之泫然因慰之曰子之祿雖不能逮其親而其 恩光之加於親者亦多矣

且子之鄉誦法孔氏者何限然卒能第黃甲者
幾人能列官大夫以領民社之責者幾人能舉厥
職保令譽承天子之異數以上及其所生者
幾人是吾子雖不能養於生前而實能榮於沒後
其所獲亦多矣遺哀之云雖吾子一人之至情而
其榮若是又豈非衣冠之士之所共慶者耶大猷
猶泣不已予復告之曰親壽之短長君恩之蚤
暮命也此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也無已則有一焉
君子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吾聞之古之善思其親者如此

而未聞其以終身泣血爲也吾子思仁好義求福
不回牧民有愷悌之稱讞獄有平恕之譽其欲不
辱其親舊矣今之出守大邦以爲六邑民物之主
也苟挾是而不變則澤日流名日光高官顯爵日
至綸綍之褒嘉且將階升焉九原有知將不自
慶其有子也哉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請以是爲吾子圖之君乃收淚而
退君吾榜進士名洪大猷其字也素善予予知其
行必掩其言也故并以是附書之以塞請

楊元性初冠禮記

正德癸酉秋九月二十六日辛卯今少保兼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邃菴先生楊公冠其孫元于京師
寓第先期卜禮部尚書東川劉公仁仲爲賓東川
辭公遺介以書固請東川乃復書如所介至期詣
公第禮部員外喬宗本大爲之贊兵部主事于湛
瑩中侍公爲擯其諸執事則吾潤孫貢生瑤充焉
朝紳大夫來與禮者吏部侍郎敬所蔣敬之東沂
王廷采禮部侍郎梅軒李希賢審菴吳克溫暨尚
寶崔少卿世興李司丞繼伯皆盛服胥會貴以門
墻義切雖孺子懋仁亦辱召隨侍觀禮其三加諸

儀率遵紫陽朱子所定有弗能同者冠裳帶履叅
用今制蓋儒巾欄衫緣靴寔今諸生釋菜之所服
故於三加用之亦古禮彌尊之意也其祝詞始加
曰月維授衣卜曰孔吉振振公姓始加元服小子
有造敬明爾德以介眉壽錫茲祉福再加曰穀旦
于差月維其吉俾爾戩穀載加爾服淑慎爾止其
儀不忒於萬斯年宜其遐福三加曰維茲令辰濟
濟多士咸加爾服以燕翼子介爾昭明必恭敬止
永觀厥成用錫爾祉醮曰爾酒旣旨有飶其香拜
受祭之以定爾祥受天之祐申錫無疆字冠者曰

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古訓是式髦士攸
宜服之無斃我求懿德永錫爾極曰元性初甫亦
與古詞不同然紀事錄實重成人之責則東川尤
爲合禮雖不同猶同也當是時公以名德重望爲
世儒宗一言一動四方則焉矧當令辰舉嘉禮樹
酌適宜儀物交盛東川又以大宗伯爲重賓凡與
斯會者又多名公鉅人賓主終事肅肅雍雍無有
一愆於度宜其觀者動色聞者興嘆咸以爲斯文
盛事絕無而僅有也於此可以見公之所以統百
官均四海副天下具瞻之聖者蓋有道矣元甫成

童行古禮作起應對彬彬可觀又可以見公之家
教有素而元他日德器之成就不可量也冠已東
川旣爲字說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西涯先生李公又爲箴勗之其詞有
云名爾者祖字爾者賓祖名從乾賓字從仁其則
不遠慎書爾紳蓋以公之勲德東川之學行願之
也故并記之不敢遺且以見冠之有箴自西涯公
始也

邃菴記

都憲楊公先生嘗以邃菴顏其讀書之室而因以

爲號貴先生門人也竊疑先生以是名菴固以其
室之邃也而邃之義果止于此乎嘗聞之古之學
一今之學三而遷於異說者不與焉精訓詁謂之
邃于經工詞章謂之邃于文從事於儒者之講習
謂之邃於道是三者皆吾徒爲之也而先生之所
志乃惟在於儒者儒者之學固古之所謂學也夫
古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所以能神明其德與
天地同其變化者豈以其所稟獨與今人異哉亦
曰能不失其本心而已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
化之原也羲之畫禹之疇堯舜之授受湯武之征

伐文王之易周公之禮樂其出日新而無窮本然
之量蓋如此其邃也學焉而欲復乎此者必深造
之以道而主之以靜及其至也至靜之中萬化出
焉夫然後天地之化生生而不窮者在我矣邃于
道者蓋如此而孔孟心法之所以相傳實亦不能
外也自孟氏沒二者興而一者始晦其間惟漢諸
葛孔明庶幾焉故其言曰非靜無以成學而說者
猶恨其雜而未純夫孔明固三代以後一人而已
而猶以爲未純則純焉而能邃者又當如何耶矧
二者之學其初所以致其邃者亦無以異於儒者

之用其力也然要其歸卒不能與儒者同其大焉
蓋其糟粕之嗜輪轅之飾通於一而未能會於萬
其爲遠也淺矣此俗學之弊可慨也先生幼以奇
童被薦讀書翰林登甲科官近侍聲名重天下而
志有不屑於他途乃毅然以斯文爲己任講明正
學思以淑諸人而其責之已者其重如此故出督
學政則大收作人之效入爲奉常則仰贊 明禮
之禮隨所任使無一戾於道者今又奉 天子
命將往督馬政于西方詩人稱衛文公曰秉心塞
淵騷牝三千夫馬之盛於人心何預而詩人之稱

如此其知所本矣其曰塞淵是亦遠之謂也馬政
於先生不足爲亦將於此觀焉貴承命爲記固謝
不敏敢復繫是說於後

承德堂記

承德堂者黃君汝寅之所作也黃世爲溫之永嘉
人有田數頃屋十楹其業耕讀爲善族尚矣至汝
寅不幸早失厥考業遂落田屋皆弗守汝寅懼乃
日以幹蠱爲己責握勤履辛銖積寸縶者餘四十
年始克再成有家乃重構茲堂爲賓祭之所蓋視
舊貫加宏焉而田之既失者至是亦復落成之日

客有舉觴爲汝寅賀者謝曰此非予所能吾先君子之餘慶也客曰善繼述而不忘所自仁人孝子之心也盍以承德名之汝寅曰諾茲固吾志乃榜其堂如客言時弘治辛酉之秋也正德丙寅予丁先夫人憂還潤汝寅遣其子鐸來奠因請爲記予時讀禮以不文辭比來京數年人自溫至者汝寅未嘗不以記懇日者其族姪貢士選來復申前請且以侔至若必欲得予文而後返者予奚言以答汝寅之厚望哉夫莫爲於前後將無述莫爲於後前將無傳是二者皆非有德者莫之能也黃之先

承德堂記

如此其知所本矣其曰塞淵是亦邃之謂也馬政於先生不足爲亦將於此觀焉貴承命爲記固謝不敏敢復繫是說於後

承德堂者黃君汝寅之所作也黃世爲溫之永嘉人有田數頃屋十楹其業耕讀爲善族尚矣至汝寅不幸早失厥考業遂落田屋皆弗守汝寅懼乃日以幹蠱爲已責握勤履辛銖積寸糸者餘四十年始克再成有家乃重構茲堂爲賓祭之所蓋視舊貫加宏焉而田之旣失者至是亦復落成之日

客有舉觴爲汝寅賀者謝曰此非予所能吾先君子之餘慶也客曰善繼述而不忘所自仁人孝子之心也盍以承德名之汝寅曰諾茲固吾志乃榜其堂如客言時弘治辛酉之秋也正德丙寅予丁先夫人憂還潤汝寅遣其子鐸來奠因請爲記予時讀禮以不文辭比來京數年人自溫至者汝寅未嘗不以記懇日者其族姪貢士選來復申前請且以侔至若必欲得予文而後返者予奚言以答汝寅之厚望哉夫莫爲於前後將無述莫爲於後前將無傳是二者皆非有德者莫之能也黃之先

其世德之詳予不待而知也而汝寅之爲人則有可得而論者我先公嘗言吾官溫時黃氏子年甚少乃能操筆墨游我門下夙夜匪懈畏法如威吾甚愛之亦甚器之此先公解組歸汝寅問候之使踵至歲時數致水土物爲壽久益不衰先公歿事我先夫人亦如之慇懃纏綿之意雖家人父子殆不是過嗚呼世之感恩圖報能如汝寅之忠厚者幾何人哉夫人必能孝而後順可移於長汝寅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則其所以事平其親者可知矣家成而歸慶于先是豈聲音笑貌爲之者比哉選

又稱汝寅樂耕隱處如龐德公賙卹貧匱如原結均平量衡如李珣陳天福之流其言當不誣豈古所謂一鄉之善士者非耶吾知茲堂茲名之稱情其純孝雖特書之可也雖然慶德之應也德有遠近而慶隨之惟影響黃之德積於前者汝寅今既有以承而嗣之則其慶方且繩繩繼繼日引于不替卽以稽田考室之事譬之汝寅于此田旣敷菑時惟陳修疆畝之秋室家旣勤垣墉侍惟其塗墍茨之日若乃載播以穫載堂以構將不有力半功倍大亨其成於方來者乎汝寅有丈夫子四人曰

鍾曰鐸曰銓曰鉞鍾工書篆詩亦可觀今爲杜學教讀鐸府學生敦篤有志屢舉於鄉矣銓力農以養鉞習醫以施亦自有克家之譽吾故以是望焉亦以汝寅之德之遠卜之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請以是爲茲堂頌且爲其子若孫勗焉

瓊林宴歸圖記

予年友蔡君懋成嘗持一軸示予曰此瓊林宴歸圖也日者有工畫者作是贈予兄弟其意榮予也予受之弗辭非以自榮也將以自警以圖報稱地也子盍爲我記之則所以警予者無窮也懋成聰

敏而文予嘗重其人而且習聞乃兄懋鄰之賢意
其中必有過人者今以其言質之良信惡得無說
以張之乎夫進士之重于世也久矣宋太宗宴進
士于瓊林苑賡詩迭和拔其尤者進之恩寵赫奕
斯文用光故世之語進士之榮者必首及之 國
家恩榮宴其制也當是時至謂之白衣卿相有不
由是進者雖位極人臣終身以爲歉其重於世也
豈特今日然哉俶儻瑰琦之才於是乎興公卿輔
相之賢於是乎出非堪輿之秀傑其何足以當之
國家三年一會試中式者不過三百人多或至三

百五十人而止蓋越數州而不得一人焉者有之
曠數十年而得一人焉者有之窮鄉僻邑自開科
詔下而不得一人焉者亦有之其難也如此今乃
於蔡氏一門得二人焉嗚呼亦異甚矣懋成與予
同榜而懋鄰實舉進士於丁未相去後先一科耳
夫舉進士魚目而升固事之異者而出於一家則
其異加甚矣不特一家而又出於同產之懿親則
其異又加甚矣懋鄰以詩經舉懋成以禮經舉則
其庭訓之功亦因以彰其異不尤甚乎夫瑞氣蒸
而爲異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其於世初無重

輕者人亦喜譚而樂道之謂其於盛世有徵焉故也雙壁並顯若吾懋成兄弟者是豈一草木之祥哉吾於斯圖蓋亦因有以仰窺 國家人文之盛矣懋成昆玉不以是自侈而方以是警以求圖報稱地其識見之超卓視夫走馬看花以一第自多者賢不肖何如哉人必有所警而後有所成以懋成昆玉之才之美而又知此其進也孰禦焉芳聲偉績吾知方將駕二宋兩蘇而過之圖凌煙圖昭勳安知不自是圖肇乎若夫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二難傳予雖不文尚當執筆以遲之懋成工部

郎中
主事今爲刑部員外郎懋隣刑部主事今爲工部

戒菴文集卷之十

戒菴文集卷之十一

碑記

勅建玄福宮碑記

正德十年夏五月玄福宮成

上既親御宸翰

爲文礱石以示久遠又以成績之詳不可無述則

以命臣貴臣貴拜手稽首言曰臣以菲才待罪

文淵閣記事垂遠職也願臣愚不敏未知斯宮創

建之由與其歲月財力所出敢請乃命御馬

監太監谷大用具其事以詔臣謹按孝宗敬

皇帝臨御之十有七年嘗以御馬監黃土草場當

戒菴文集卷之十一

碑記

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戒菴文集卷之十一

碑記

勅建玄福宮碑記

正德十年夏五月玄福宮成

上既親御宸翰

爲文礱石以示久遠又以成績之詳不可無述則

以命臣貴臣貴拜手稽首言曰臣以菲才待罪

文淵閣記事垂遠職也願臣愚不敏未知斯宮創

建之由與其歲月財力所出敢請乃命御馬

監太監谷大用具其事以詔臣謹按孝宗敬

皇帝臨御之十有七年嘗以御馬監黃土草場當

天壽山居庸關孔道之中凡我有事諸陵之臣與
征戍各邊鎮將士每以無井告渴且無邸舍可依
乃召御馬監太監苗達即其地鑿二井仍建觀宇
一區時弘治甲子冬十月二十二日也越二日本
監太監甯瑾等覆奏特命太監班貴梅敏督理
役事且命觀旁及其前各爲營房若干爲車店房
若干以牧馬旗軍守視今其牧事有暇以次供汲
井之役十八年二月三日詔以朝天宮演法陳良
福與其徒八人來住是觀未幾孝廟上賓工甫
十之一二我皇上即祚之元年二月五日大用

旣掌御馬監事復于文華殿以前工請上若曰
我皇考經國子民之政朕皆恪遵弗違顧茲役
寔遺志所注其胡乃廢乃命班貴等仍督工程尋
改觀爲女福宮陞良福左至靈兼住持事其徒陸
尚泰爲住持又九年以今乙亥五月迄工宮之中
正殿三間奉玄武神之所也其旁爲左右殿爲龍
虎殿爲鐘鼓樓凡以間計十有一南北方丈及庖
湑寢息之室凡以屋計十有二山門二重左右皆
有角門門之前鑿二井甃石爲之泉冽而甘營房
車房如兩方丈之數而加其二旗軍居之者凡七

十有八戶又給草場地十頃供香火茶瓜之費蓋自經始以迄今茲越十有二年工亦久矣而宮殿之雄麗室廬之完美制度之高廣靚深王畿近地鮮有若是其偉觀者然役不及民費不煩于有司人無間然者臣嘗竊思其故矣斯宮斯役之興豈惟崇奉道教爲祝釐計我孝廟之意固將以伸追遠之誠廣惠鮮之愛而我皇上又能紹述而廓大之視彼前代大乙五時玉清昭應之建作無益以厲民傷財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今觀之凡臣民之道于斯渴者以飲勞者以憇行者無寒暑之

虞止者無暮夜之警頌聲作而賢勞之嘆鞅掌之嗟不復有聞歷萬斯年如一日也嗚呼休哉我孝廟奉先之孝恤下之仁蓋無所不用其情如此然微我皇上聰明神武繼明紹聖又焉能終在天之遺志以開大利于無疆也哉昔者啓承禹道夏治用光武績文謨周基益大以茲役推之則凡所以祗若而率山之者暨可知矣玄武之神其護國庇民功德見於太和宮諸碑者不俟贅而先帝仁孝之盛德與我皇上繼述之宏功則不可以不著也臣用是推本聖志所在謹書之以昭

示來者

重修崇信縣學記

維崇信故有學在縣東北洪武初縣令王軫所創
永樂改元蓋嘗重修而歲久浸敝地瘠役繁有司
力不遑及用是迄於大壞廟宇學宮名存實廢莫
享無所絃誦不興人才由是散逸我遠菴先生楊
公既持憲節督學於陝大以興廢政振士習爲急
爰睹其故深用惻然乃命縣令劉君宗浩新之又
爲請于巡撫張公搜羨餘得銀四百以資其費君
拓地市材僦工備物若圖其私踰年而工成蓋其

迹雖仍故而經營造作功實有倍於創焉者于是
教諭趙君傑謀謂不可無文以紀成績遂因涇州
學正楊君捷來京以記屬予予固受學于先生者
且紀載史氏職也則是敢誦所聞以勸學于斯者
夫茲縣固古之崇國也風俗淳美意者以爲文王
之遺化則然諸生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學者詩有
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
也而究其實則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信以友人而
已豈非萬物之理雖備於吾人而五品之倫尤切
於所性故脩己治人之道莫先焉能乎此則天下

之至善得矣歛之爲翼翼之心而放之爲臺臺之
問始之以雖雖之化而極之爲明明之功文王之
所以大過人者蓋如此菁莪樂育多士濟濟唐虞
之際於斯爲盛豈偶然哉我國家建學立師表
章經書一以明倫爲重固成周之教法也而育材
之效乃若有弗類者何哉孔子蓋曰古之學者爲
己今之學者爲人夫以爲人爲心而乃嚶嚶然揚
于外曰吾學文王者吾學文王者其亦厚自誣哉
先生所以以振士習爲急爲是故也且學校弗修
教法弗立鼓舞作興者弗至上之咎也學校脩矣
教法立矣鼓舞作興者至矣而用心不審自淪於
常人之歸又誰咎哉雖然西州豪傑之淵藪也豪
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矧文在于茲乎吾知其有
拔乎流俗而深造自得如周之秉文之德者出必
自茲學之新始矣

滁州重修東西水門記

正德十四年某月滁州重建東西水門成于是巡
按監察御史成君某太僕卿東吳毛君徵甫與其
鄉石京兆君允升合州衛僚屬人士以落之千戶
趙嵩時董其事謂茲役旣成城若增高池若增深

萬年保障于是乎在不得名公巨筆曷以示後京
兆君子年友也雅相厚乃爲道忱懇走使來請予
文且爲出其書道創建之故曰維茲城建自有唐
其來最古方九里而遠在 皇朝爲京輔重地其
西瀕貫城而東上下有關以通水出入此其舊貫
也而春夏之交山水時發守者弗戒日曠月衝二
關斬地而下關尤甚城亦坍塌不完蓋其歷年久
矣人樂玩愒孰究孰思往歲流賊之警城幾不保
豈爲此情比於正德九年白于巡按侍御江公猥
蒙允信出廬鳳二府所積餘銀九百兩有奇委嵩

督工重加修飭効力雖切奏功維艱讒言乘之工
乃中輟戊寅之春今侍御成君來按茲土百度旣
舉士民咸悅比閱視城郭偶及水關之故維時毛
君暨少卿曹君汝學潘君仲魯及京兆君悉爲誦
其故君愕然曰此重務也工固宜亟乃自運籌畧
不煩於官再增銀三百兩仍委嵩終之嵩心感知
遇夙夜益勤不半載而工訖凡兩關各建水門三
圈高僅三丈廣十丈有奇其上磚城高亦如之濱
關之岸與其兩岸之墻皆以石砌增新飾舊易腐
以堅民不告勞財不侈費遵憲命也維我江公不